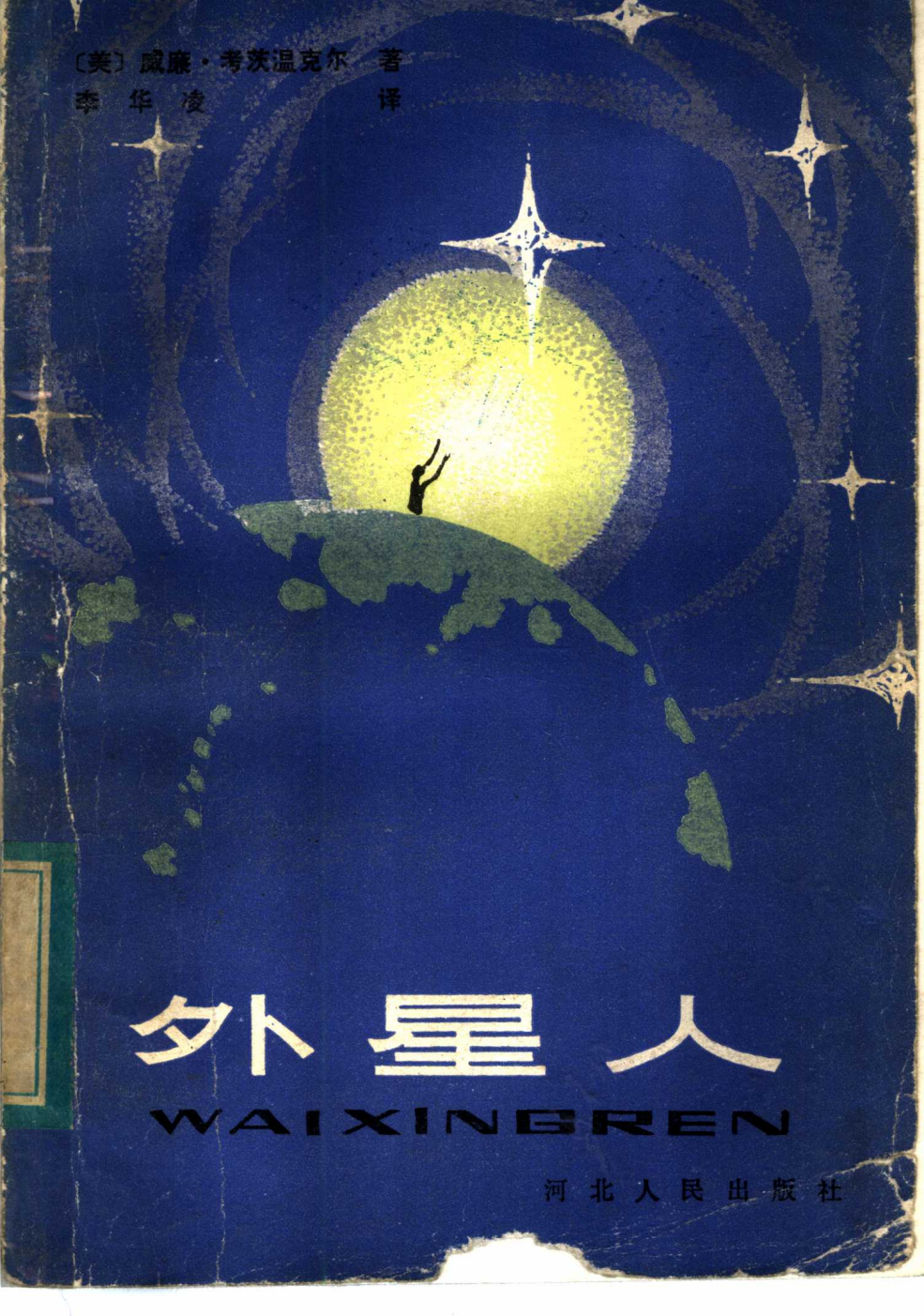


〔美〕威廉·考茨温克尔 著
李 华 凌 译



外星人

WAI XING REN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外 星 人

〔美〕威廉·考茨温克尔 著

李 华 凌 译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外 星 人

〔美〕威廉·考茨温克尔 著

李 华 凌

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7 印张 116,000字 印数：1—13,000 1984年4月第1版
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086·656 定价：0.54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美国电影小说，主要描写一个外星人和美国男孩艾略特建立深情厚谊的故事。

一群外星人乘宇航船来到美国，被地球人发现。宇航船飞走，一个外星人没有赶上船而留在地球上。在患难中，他与艾略特建立起真诚的友谊。美国当局想捉住外星人，并发现了他的踪迹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艾略特和他的朋友帮助外星人逃到宇航船降落场，外星人又返回外星球。

—

太空船轻轻飞来，向地面投下一条淡紫色的光柱。要是有人正巧从这路过，一眼望上去，他准会以为是一株巨大古老的圣诞树从夜空飘然而降呢。因为这艘飞船圆滚滚，亮闪闪，还刻着精巧的哥特式图案。

船体周围弥漫着一层如同宝玉一样的粉尘，发出柔和的光，使人禁不住要再看一看飞船顶端那装饰性的尖钩。它就是凭着这只钩子悬挂在遥远的星系的。然而，附近一个人也没有。飞船按计划在地球着陆，控制飞船的技术高超非凡，导航准确无误。可是，一个错误就要发生了……

舱门开了，一群外星人走下来，用一些奇形怪状的工具四下探索着脚下的大地，就象一群白胡子小精灵在月光似水、雾气濛濛的花园里精心耕作一样。船体的柔光不时地落在他们身上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们不是精灵，而是头脑更加科学发达的生物。你看，他们正在采集标本，花呀，苔藓呀，灌木呀，还有树苗等等。他们的脑袋形状很奇特，双臂耷拉着，躯干又短又粗。要是附近有地球上的人看见了他们，准会联想起小精灵的。更何况他们对一草一木是那样的温

柔，这就更令人浮想联翩了。但四周没有人，这些来自外太空的神仙般的植物学家们尽可安然自在地工作着。

即使如此，每当蝙蝠唧唧飞过，猫头鹰嗷嗷怪叫，或远处传来犬吠声，他们还是大吃一惊。于是呼吸加快，一层象雾一样的东西从手指尖上，从长长的脚趾里冒出，把他们的身体笼罩住，隐藏起来。要是谁在月光下走过这块雾气濛濛的地方，就觉察不到这里正聚集着从古老的太空飞来的一批船员了。

可飞船就不好隐蔽了。这艘巨大的维多利亚圣诞树般的飞船，并不是地球的常客。雷达、军事观察哨以及其他监测装置都能侦测到它的到来。眼前这个大家伙已经被探测到了。它这么大，很难混过去。不论是停在地上，还是飘在夜空中，都很难用保护性的雾气完全把它掩蔽起来。所以，一场灾难就在眼前。政府的车辆已经出动，政府雇佣的专家正在通宵加班。他们在僻静的道路上紧张地搜索着，用无线电互相联系，正步步向这只巨大的飞船围拢来。

然而，这些年长体小的植物学家们并没有被吓得手忙脚乱。在听到那些地球车辆笨重的隆隆声之前还有多少时间，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准确无误。他们过去曾来过这儿，是想采集一套完整的标本，可地球这么大，该采集的植物标本太多了。

他们继续采集标本，然后拿着采到的珍品走过来，每个人周围都飘浮着一团雾气。

他们登上舷梯，走进飞船。舱内微光融融，十分好看。他们无忧无虑地在脉冲式走廊里走着，这种走廊简直是奇迹。他们走进一座奇妙而高大的穹形内舱，里面放着从地球上采集的各种植物标本。这座巨大的温室是飞船的核心部分，表明了它此行的目的和所研究的专业。里面有从印度的礁湖中采来的荷花，从非洲大陆上采来的蕨类植物，从中国的西藏高原采来的小浆果，还有从美国远僻的乡间小路上采来的黑莓。这里真是地球万物，应有尽有；或者说，差不多应有尽有，因为采集工作还没最后完成。

这里生机盎然。如果地球上哪个大植物园的专家能到这个温室里来看一看，他会发现他从未见到过的植物——生长在远古时期萌芽阶段、恐龙赖以生存的那些植物，竟然又在这里复活了。

从扇形的舱顶上，带有滋养物的水滴滴落下来，哺育着这无数的植物珍品。这些植物盖满了飞船的中心舱，美丽似锦，真是地球植物的绝妙荟萃。这些植物和地球的年纪一样老，和这些往返星际的矮个子植物学家的年纪也相当。这些植物学家眼角的皱纹就象化石一样，那是从事标本采集、岁月风尘的刻痕。

又有一个外星学者走进来，他拿着一株草本植

物，叶子都蔫了。他把它拿到盆子跟前，浸在一种液体里，那株植物立刻变了样，叶子活了，根也摆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从盆子上方一个圆花窗里射出一道柔和的光，照在植物上，那枝茎便和旁边一株古老的小花并肩亭亭而立。

这位外星植物学家凝视了一会儿，看看一切正常，便回身穿过温室走了。他在日本樱花树和悬垂着的亚马逊花的下面穿行，还有一些普通的辣根优雅地交织在他头的上方。他拍拍它们，穿过脉冲式走廊，走下发亮的舷梯。

夜色中，他的身体又放出淡淡的雾气，他把自己笼罩起来，想去采集更多的标本。一位同事拿着一棵欧洲防风从他身边走过。他们的目光没有相遇，可是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：他们的胸部同时发起光来，从心脏部位发出的红光透过薄而透明的皮肤。他们交错而过，心光也随着熄灭了。植物学家云缠雾裹地走进和他一样高的草丛，然后从另一端走出来，走近一片红木林。和这些树一比，他显得更加矮小了。他转身朝着飞船方向，心光又闪亮起来，好象是在和飞船打信号。飞船的狭窄走廊里、舷梯上也有心光闪烁着，就象萤火虫在飞舞。他知道伙伴们就在附近，可以随时保护他；而且在危险出现以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工作，他满意地走进了红木林。

夜莺婉啼，小虫在暗处唧唧鸣叫。他们继续向前走着，那生来就鼓囊囊的大肚子几乎擦着地面了。这种身体结构看上去怪里怪气，可实际上却十分合理，这样可以使他重心低，站得稳。然而地球上的人可不喜欢这副模样：长着蹼的大脚简直就是直接从那低垂的大肚子里长出来的，肚子两侧还耷拉着象猿臂一样的胳膊。正是由于这副丑相，他和他的同事们才隐匿了几百万年，除了地球上的植物，他们从不想和任何生命进行联系。这也许是他们的不足之处，但他们通过对事物的长期观察早已知道，对地球人来说，他们美丽的飞船是众矢之的，而他们自己呢，只不过是标本制作者放在玻璃罩子里的材料罢了。

所以，这位外星人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地在森林中走着，眼睛向四下搜寻着。他的眼睛象灯泡一样圆鼓鼓的。你看到过蹦蹦跳跳的大青蛙的眼睛吗？就是那个样。一只青蛙呆在城里的马路上是凶多吉少的，外星植物学家知道自己的情况也差不多。至于在某一国际机构的所在地向地球上的人类说教一番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自己鼻子象个拍扁了的大蒜头，而整个身体就象一个特号的大鸭梨。

他一摇一晃地走着，指关节擦着树木的枝叶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一株小小的红木树苗，他那双凸出的眼睛已经注视好久了，目标就在

前边。

他在树苗旁停住脚步，仔细端详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刨了出来，并用语调低沉的外太空语向它低声说着什么，语句怪里怪气，可那株红木树苗好象听懂了，它躺在那满是皱纹的大手掌上，根部虽然受了点损伤，好象也不觉得什么了。

他转过身，看见了一个淡淡的光亮。这光亮可真诱人，就在森林那边山谷里的小镇上。他早就对这光亮感到好奇了，而这一期考察就要结束，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夜，飞船就要离开地球，一直到地球植物再发生重大突变时才能再来。这可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呀，要过好多个世纪。今晚他可真想往窗口里偷着看看，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！

他蹑手蹑脚地走出红木林，来到山坡上一条森林防火路旁。他穿过防火路，肚子都贴着低矮的灌木丛了。他遐想着，在乘飞船回去的长途旅行中，他和同伴们聊起天来可有说的了。可以说说他这个奇形怪状的外星人怎样独自一人走在地球的道路上，在向灯光处探索的过程中又有什么险遇。想到这里，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得舒展开了。

他迈着带蹼的长脚，从路边走下来。地球对他的脚可不大适合。他所在的星球上，这样的脚是很正常的。那里什么东西都象液体似的，你蛮可以放心地走

路，只是偶尔才遇到坚实的土地。

下面山谷里，房子裡的灯光闪烁着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的心光变得鲜红，好象在回应。他爱地球，尤其是地球上的植物。他也爱人类，而且每当他的心光闪亮时，他总是想教育他们，指导他们，把数万年积累起来的知识教给他们。

月光下，他自己的影子在慢慢移动着，头象个茄子，脖子象长长的茎，耳朵藏在头上的皱痕里，活象豆角枝条上刚绽出的怕羞的嫩芽。不行。如果就这样走进国际机构大厦的走廊，地球人一定会笑破肚皮的。当人们冲着你鸭梨一样的身材捧腹大笑时，宇宙间积累起来的那些知识可不是样样都用得上啊。

他把身体用薄雾裹住，隐藏在月色当中，然后再沿着防火路走下去。忽然，他脑子里收到了飞船发来的警报，但他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紧急，这只是为了使那些行动更加笨拙的同伴们抓紧时间。而他呢，迈着带蹼的怪脚，朝着灯光，一步一步——他的行动够快的。

当然，按地球上的速度说，他的速度就太慢了，慢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就连地球上的小孩子也比他快两倍。

他停下来，听了听，飞船又发来了警报信号，他的心脏里砰砰直响——这是警报密码；心光在闪闪发

亮，这是在呼唤全体船员们返回，这是第二次预警信号了。不过，对行动敏捷的人来说，时间还多着呢！他左摇右晃，指关节摩擦着树叶移动着，他奋力地向小镇走去。虽然年纪大了，可走得很稳当，比大多数有一千万岁的蹒跚的植物学家走得都快。

他那圆鼓鼓的大眼睛转了转，扫视着村镇、天空、森林和眼前的地面。四下没人，只有他自己。只要向一个地球人看上一眼，然后就可以告别地球，乘上可爱的飞船远远离去了。

他巡视的目光突然朝脚下的防火路面移过去。那里出现了一条移动的光线，接着又一道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向他追来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心脏报警器急剧地震响了：“全体返回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”

植物学家急忙踉踉跄跄地向后退，又向旁边躲。灯光步步逼近，他不知往哪躲才好。那灯光移动得可比自行车快多了，声音也更大，更加咄咄逼人。灯光已经很耀眼了，地球上的强烈的灯光冷冰冰、清澈澈。他绊了一跤，跌到路旁的树丛中。那灯光在他和飞船之间飞快地移动着，截断了他的退路，使他回不了红木林，更回不了森林那边的空地。飞船还停在那儿等他呢！

危险，危险，危险……

他的心光发疯似地闪动着。他伸手去拿刚才掉在

路上的红木树苗，它的根正在向他呼救。

他伸出长长的手指，却又马上缩了回来。强烈的灯光刺花了他的眼睛，马达声隆隆作响。他向灌木丛中一滚，急忙用一根松垂的树枝把心光遮住。他的大眼睛迅速转动着，仔细观察着各个方向的动静。最可怕的是，他看到了那株红木树苗被车辆辗过，嫩嫩的枝叶被压得一塌糊涂，可它的灵魂还在向他呼喊：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

路上灯光越聚越多，这条路一向是空荡荡的，现在却车声、人声响成一片。人们喊着、叫着，要抓住什么东西。

他艰难地在树丛中走着，用手捂住闪闪发亮的心光。那道冷光正在树丛中扫来扫去搜寻他。在这异星土地上，他走不快，尽管他有七个星系的渊博知识，也帮不了他什么忙。他的鸭子脚是多么无用呵！他感觉到地球人的脚步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迅速移动着，从四下包围过来。他知道自己冒犯了他们，这太愚蠢了。

急促的脚步声咚咚地响，一束束冷光透过树丛扫来扫去。他听见人们用奇异的语言在大声说话。其中一个人腰间系着个叮当响的东西，正寻踪而来。在闪烁的灯光中，老植物学家看清了，那个人皮带上挂着一圈象牙齿一样参差不齐的东西，可能是从其他不幸的

太空生物嘴里扭下来又镶成一圈的战利品吧。

“快，快，快！”——飞船在呼叫着，召集着它最后一批走散的船员。

他不顾越聚越多的灯光，向路边冲去。

车辆和人都是分散开的。他放出保护性雾气，在月色下与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浑为一体，这有毒的烟云一时使他更加隐蔽了。他轻轻穿过防火路，向低处的山沟走去。

束束冷光也立即打过来，似乎觉察到他在什么地方穿过了防火路。他伏在沙子和石头上，这时地球人也跳过了山沟。他巡视的眼睛急速向上望去，看见那个腰间挂着一圈牙齿的人正从他身上跃过，那圈可怕的叮当响的牙齿正在冲着他狞笑。

他又往石头上伏了伏身子，一团雾气围绕着他，和人们夜间在水汽凝聚的山谷里看到的一团团雾气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是啊，我只是一团雾，和地球上的雾一样，微不足道。但地球人啊，你们可别用光照射，因为里面有个长脖子，还有两只带蹼的脚，脚趾又细又长，就象树根一样。我知道，你们不会理解，我来你们星球是为了在你们把地球上的植物灭绝之前抢救它们。

又有一些人从他身上跃过去，黑暗中有人说话，声音激越，显然是很欣赏这次追捕行动。他们装备也

很好。

等最后一个人跳过去，植物学家也马上跳起来，钻进森林。他唯一的优越条件是，他一直在这里采集标本，熟悉这块可爱的土地。他的眼睛迅速转动着，想找到那条小径——一条枝叶交错不十分明显的小路，是他和同伴们运送幼苗时踩出来的。

强烈刺眼的灯光从不同角度划破夜空。地球人失去了追踪线索，而他却径直向飞船走去。

他离同伴们越来越近了，他们的能量场加强了他的心光，使它更明亮了。伙伴们的心，还有舱里那些足有一亿岁的植物都在向他呼唤：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

他沿着森林中唯一的一条小路，避开来回搜索的灯光疾跑着。那根须一样的长脚趾敏锐地踏在地面上。这里的每一簇树叶、每一张蜘蛛网他都很熟悉。他感到了它们发出的微弱信息：这边走，这边走……这使他穿越丛林的速度更快了。

现在他跑到冷光前面了。树木的枝杈给他让路，却挡住了冷光的光线，阻拦着那些追踪者。树枝都伸展开，并互相交错起来，把道路封住了。一根短短的树根微微抬起来，把那个腰间挂着牙齿圈的人绊了一跤，另一条树根又把他的一个部下绊倒了。这个部下来了个嘴啃泥，用地球上的脏话骂起来。树木们都在

呼喊：快跑，快跑，快……

外星人跑着，穿过森林奔向空地。

那艘巨型飞船，银河的一颗明珠，正在等着他。他跟跄地跑过去，奔向那静谧、美丽的光——那浩瀚星海中的明星。飞船正在发挥它神奇的威力，发出一阵阵绝妙的光彩，把四下照得通明。他在草丛里拼命向前跑，希望飞船能看见他，接通他的心光，但他那又长又怪的脚趾被草缠住了。他好容易挣脱开，向前冲去，跑进了飞船光辉的边沿，草地在这儿刚好也到了尽头。飞船的光辉穿过他周围的草梗照射过来，形成一道光彩夺目的彩虹。他看看舱门，还开着，一个伙伴正站在那里，闪动着心光，极力搜寻着，呼唤着。

我来了，我来了……

他拖着脚在草地上走，可是他的那个大肚子阻碍着他前进的速度。忽然，一项集体决议传进他的脑子里，他全身都为之震颤了。

舱门关上了，支架也收了回去。

当他挥动着长手从草地跑过来时，飞船已经起飞，巨大的推进器发动起来，耀眼的光芒使大地一片模糊。它盘旋片刻，在树梢上方打着转离去了。这可爱的太空船飞进了深深的夜空。

这个外星人站在草丛中，心光恐惧地闪动着。

他只身一人，离家有三百万光年。

二

玛丽坐在寝室里，翘着脚，一边读报，一边听她的两个儿子和朋友们在下面厨房里玩一种叫做“抓龙牢”的牌戏。

“这么说，你到了森林边上。可你干了件十足的蠢事。要是我，就把云游怪叫回来。”

“云游怪？”玛丽想着，把报纸翻过来。“我这受苦受累的母亲可怎么过呀？离了婚，抚恤金又低，和孩子们住在一起，鬼知道他们尽说些什么。”

“为了和一个妖怪交朋友，我就得高喊云游怪吗？”

“这妖怪是贼派来的雇佣兵。现在你光对付这个云游怪就行了，还得谢天谢地哪。”

玛丽叹了口气，把报叠起来。什么妖怪啦，雇佣兵啦，怪物啦，你就说吧，可她得听着，夜复一夜。在楼下的厨房里，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果汁瓶，煎土豆袋，书、纸、计算器，以及写在她记事板上荒唐的污言秽语。早知道养孩子的难处，谁也不会要孩子了。

现在这些孩子又唱起歌来：